

老兵传奇

■司哲

父辈的传奇 不能忘却的记忆

北京,1998年春。一家医院的病房外,一位病人的几个子女,正在走廊里低声商量着,接下来该如何给父亲看病。父亲患有肺癌,从老家鹤岗转到北京这段时间,前前后后的治疗费已经用光了他们手头的积蓄。就连老家那间12平米的小房子,也已经卖掉,却依然难以继。该卖的都卖了,该借的也都借了,父亲的病接下来该怎么办?

几个孩子全都一筹莫展,唉声叹气。一直低头流泪的小女儿冬妮最后抬起头,对哥哥、姐姐说道:“都这个时候了,总不能事事还听爸爸的,咱们不如给他先前的部队领导打个电话,看看部队能不能帮助一下吧?”

最终,冬妮忐忑地拨通了电话。第二天,天还没亮,几辆军车便停在了医院门口,一组医护人员来到了病房门口。经过简单的确认之后,医护人员迅速将病房里的那位老人抬上车,向着解放军总医院方向驶去。

多年之后,老人的子女们依然记忆深刻:“那天,我们突然觉得,作为一名英雄,父亲是真的伟大和光荣。”这位病重的老人,便是战斗英雄张国福(原名张国富)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,作为一位荣誉满身的英雄,却在和平年代,悄然隐居,褪去身上的英雄光环,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。

1931年,吉林省榆树县新立镇下甸子屯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,新添了一名男婴。从军阀混战到日本入侵东北,这里的老百姓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张国福的父亲整天就盼着哪天国家富强了,自家也能过上好日子,因此他给这个孩子取名为“张国富”。

因为家贫还欠有外债,张国福很小的时候就给屯子里的富人任家做工,替家里分担压力。在那段日子里,张国福白天挑水、放牛、打扫卫生,晚上睡牛棚,往往天还没亮,就要爬起来,一直忙到深夜。

虽然年少艰辛,然而那段日子却成了张国福内心最难忘的时光。因为,在任家有一个他最好的朋友,那就是任家的小女儿莲子。她从来不对他呼来喝去,还经常悄悄地塞给他烤熟的土豆,或是自己舍不得吃的糖果。这个心地善

良的小伙伴,成了张国福在任家最温暖的一抹光。

原本小张国福觉得,自己在任家当一辈子长工也挺好,但命运却让他走入传奇。

姐姐被当地伪警察恶霸看上,不甘屈辱的姐姐反抗逃跑了。找不到人,又气急败坏的恶霸则将他们父亲抓走,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。家庭的突变让年轻的张国福愤恨不已,他决定投身于一个可以为贫苦人民做主的地方——东北民主联军。那年,张国福15岁。

临行前,张国福和莲子告别。他壮着胆子,说出了自己先前一直不敢说的话:莲子,你岁数还小,哥走后不要对我有过多挂念,万一我光荣了,你在心里记住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莲子顿时眼圈红了:不许你说这样的话,我天天在心里祝福你,希望你早日回来,你千万别忘了我。

二

因作战勇敢,张国福屡立功,在解放战争中被授予“孤胆英雄”称号;19岁参加全国英模功臣代表大会;20岁入朝作战,直到1951年10月,身负重伤的张国福才从朝鲜战场上被转回国内,进行医治。经过一年的疗养,张国福的身体才渐渐康复。回国后的那段时间,每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张国福就会坐在窗边发呆。他想起了阵地上的每一个战友,那轰鸣的炮声、厮杀声总是在自己的脑海里久久回荡着;他又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莲子,当年那句“别忘了我”,让张国福蓦然惊醒:我该回去了。

当张国福将退伍申请报告递上去时,部队首长很吃惊,作为一名年纪轻轻的战斗英雄,未来在部队里的前途不可限量,何必非要自断前程呢?

张国福解释道:多少战友们都牺牲了,我要回家务农,做一个建设新中国、自食其力的农民,这样我才能对得起他们。

首长被张国福的朴素信念打动了,最终批准了张国福的申请。同时,张国福也拒绝了地方政府安排的机关工作,就这样回到家乡,找到自己的亲人,娶了一直等待着自己的莲子。

除了放牛之外,张国福对农活一窍不通。扶犁、点种这些琐碎的农活,对于参军多年的张国福来说,可比扛枪打仗难多了。眼瞅着农活这一块自己干不好,为了不让孩子以后跟着自己饿肚子,张国福决定上城里找活。

后来,他在《吉林日报》上看到了一则消息,黑龙江鹤岗矿务局正在招收工人,急需消防员。退伍军人干这个,肯定

合适。为此,张国福第一次找到当地政府,请求他们帮助自己开一张“支援矿区建设”的证明信,同时将自己的名字“张国富”改为了“张国福”。一字之差,当年那位战斗英雄自此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

就这样,张国福进入了鹤岗矿务局,成为了一名消防员。过了几年,矿务局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工作——押运火药。押运火药的工作很艰苦,从南方到鹤岗,伴着火药原材料在闷罐车里面一待就是十来天,夏天又闷又热,冬天寒冷异常。许多人都说,张国福为了钱,连命都不要了。

莲子也不理解张国福:“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啥?”张国福对莲子说:“这个活别人都不愿干,也没人干得好,我是军人,如果连我都怕吃苦逃避,那以后谁还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怕困难,勇往直前?”同时,张国福自己也有一个小秘密。那就是干押送火药的工作,工资会高一些,而他确实也需要撑起整个家。

当年牺牲战友们的家人,只要能联系上的,谁家困难的,他都会从工资里拿出来一些寄给对方。在他心里,当年那些战友们都走了,而自己活下来,就是要替他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看好家。

就这样,张国福这个别人眼中的“怪人”,在押运火药这个工作岗位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这么长时间,家里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扛过枪、打过仗、负过伤。但谁都不知道,他竟然还是一名战斗英雄,直到1994年的春天。

三

这一年春节,退休的张国福在家里看电视,此时电视里正播着《上甘岭》电影。子女们在隔壁屋子里唠嗑,突然听见父亲呜呜的哭声,这哭声越来越大,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。子女们进来一问,父亲指着电视,泣不成声:“那些战友,他们如果能够活到今天,那该有多好呀!”

孩子们劝他说:“别哭了,那都是电影。”张国福顿时火了:“这电影里的可都是真的,而且比这个更残酷,你们知道吗!”

儿女们沉默了,看着眼前这个失态的老父亲,他们总觉得,父亲从军的经历应该不像他说的那样风轻云淡。他身上藏着秘密。

因为平时儿女们会缠着张国福讲战争年代的事情,所以细心的冬妮就记住了父亲口中的那个部队番号——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。

一次出差的机会,冬妮来到了当时第47军驻地。在经过当地民政部门的协调之后,第47军政治部工作人员接待

了她,他们翻查了军队当年的资料,但并没有在里面发现张国福这个名字。虽然没有找到冬妮父亲的资料,但宣传干事还是热情地将她领到了第47军荣誉室。在这里冬妮看到了一张“孤胆英雄”张国富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如此的熟悉,以至于冬妮看到后,顿时愣住了。她指着照片中的人,结结巴巴地对宣传干事说:“这就是我父亲,张国福。”

政治部同志与冬妮进行了仔细的核查,最终确认这个“张国福”正是当年的“张国富”……

四

冬妮此行,让张国福多年的秘密彻底暴露了。他终于打开了柜子,将一直隐藏的军功章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了家人面前,指着它们沉重感慨道:“你们以为,这些军功章就是我一人的吗?不,它们是我和其他战友们共同的荣誉。我当年的战友们,全都牺牲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,我能活下来,就是天大的幸福。如果我借着他们的荣誉,来享受党和国家给我带来的特殊待遇的话,那我自己能心安吗?”

几个孩子红着眼听完了父亲的话。唯独老伴莲子笑着说,自己这大半辈子,都不知道跟自己人,原来是一位英雄。

正当儿女们想让操劳一辈子的老父亲今后享享清福的时候,张国福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。当年的战争在他体内种下了病根,而后来长时间从事火药押运工作,又让他的肺部受到了很大影响。1997年8月,张国福出现了咳血症状,被送到医院之后,发现已经身患肺癌,而且肺部有大量积水。在鹤岗治疗半年后,病情更加严重起来,最后子女们赶紧又将他送到了北京治疗。

即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感人的情形。然而当张国福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后,经过检查、治疗,医生沮丧地发现,张国福的胸膜已经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,无法找到有效治疗方案。住院期间,部队的同志来看望他,他们俯在张国福耳边,问道:“老英雄,你这次可是回到娘家了,有什么要求,尽管说吧。你如果不好意思,也可以让孩子们说给我们。”

张国福摇了摇头,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:“我有一个要求。”

部队同志点了点头,等着他说下去。张国福平静了一下心情,然后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,很平静,但很震撼:“我希望党和国家好!”

还没等到秋天,张国福就在医院病逝了。这段充满传奇的经历,也随着老兵的凋零,最终落下了帷幕。

父辈

■郑茂琦

新春伊始,回想往事是一种记忆,更是一种激励。春节的红灯笼不只红火热闹,还照亮往事,启迪人生。

老兵张国福走过的人生岁月,在作者司哲的笔下一幕幕呈现,故事扣人心弦。张国福把军功章藏在柜子里四十余载,无论在何时何地,永不言功,甚至把自己的亲人都瞒住了。也许在张国福看来,事关个人的事既是大事也是小事,只要想明白了,也就放下了,所以他才甘心隐居。尤其是他在病榻上提出的那个唯一的“要求”最令人感动,“我希望党和国家好啊!”一位平凡的老人,一句真挚的话语,一颗纯朴的心灵,犹如一缕阳光照进我们的心底。

《粮食的往事》中的游击队员,眼看着粮食在敌人手里,不忍心群众过苦日子,就拼上性命去争夺。他们风里来,雨里去,用鲜血换来了粮食,换来了我们的好日子。

故事里这些英雄的父辈们不光拎得清大事小事,还把受苦受累的事都撂在自己的膀子上,自己一肩挑过去,让后人享福。这就是犏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精神。春光里,感受父辈的精神力量,我们应当记住这句话:时间属于奉献者,属于奋斗者。

本版插图:李振
版面设计:梁晨

长征

第5106期

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去年春节疫情期间,我惦念最多的是粮食库存问题。直到有一天,新闻上说,目前全国粮油供应充足,我才放下心来。我对粮食的这种情愫是父亲传给我的,伴着我从童步入鬓发斑白的老年。如果想了解父辈的青纱帐和麦子地,不妨返回到冀中平原的记忆深处去找。粮食如父亲的血脉,贯穿了他的一生,也和我们须臾不可分离。

父亲给我讲粮食的故事,是在20世纪50年代。那是在山西太原市的家里,他在木床上,摊开报纸,随手指着报纸标题上的两个字,问我认不认识。“粮食!”刚刚上学的我得意地答道。

父亲给我讲了一段往事。1939年秋,父亲在河北蠡县担任第四区游击队一班班长。那阵子队伍主要在清苑县、蠡县、高阳县三县交界的地方袭击敌人,镇压汉奸。一天下午,游击队活动到蠡县北辛庄村。队员们正休息,通信员就进来通知:到王队长那里开会。父亲立即来到村西头一家老乡屋里,见到了区游击队长王树藩和几个班长。王队长见大伙到齐,扬了扬手中的纸对大家说:“刚才县委通知,说咱们这一带的敌人有动静,咱们转移到南边一段时间。”

父亲小声问王队长:“明天的伏击还打不打?”因为上午吃饭时,王队长在锅台边,跟他小声说了两句准备打伏击的事儿。

王队长对父亲说,也是对大家说,“内线”来了情报,蠡县城里的敌人要据点送养。我带大家来开会,就是和大家商量要不要打?敌人的给养,是七八车粮食,有麦子、玉米棒子,还有一些服装。

听说有粮食,大家的热情立即被点燃。那时,游击队的粮食主要靠自筹,给村公所也派粮。可是,乡亲们确实苦啊!哪家不是吃糠咽菜。粮食就是命根子。

粮食的往事

■李金明



王队长说完,大家齐声附和:“夺下来!夺下来!”王队长最后下定决心,说:“对!这批粮食必须要夺下来。”说完,他就向各班布置任务。

热烈的气氛中,父亲和其他几个班长都没有问情报的来源,这也导致了伏击战的突然逆转。

拂晓,队伍出发了,父亲紧紧跟在王队长后面。队员们脚步沙沙,一路小跑。年轻的小伙子不像是走向流血牺牲的疆场,倒像是奔赴收割的麦场。他们本是淳朴的庄稼人,日本鬼子来了,他们放下锄头,拿起大刀和火铳……

在路边,大家透过草窠空隙,监视着公路上的动静。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时,他们渐渐看到敌人的车队进入伏击区域。这时才发现押车的人数比估计的要多得多。除了汽车上的鬼子,还有不少鬼子、伪军分散坐在七八辆大马车上,大概有五六十人。撤退已经来不及了,一旦撤退,很有可能被发现,遭到鬼子机枪的扫射。王队长有些紧张,他

问父亲:“怎么办?”父亲咬咬牙:“只有打他一下子才能撤!”

王队长小声传下令,先打汽车上的鬼子。敌人走近了,王队长举起驳壳枪,大喝一声:“打!”他手一扬“叭”的一声,汽车顶上的鬼子机枪手应声倒下。游击队员们也随即一齐开火,手榴弹接二连三甩了出去。敌人猝不及防,被打得晕头转向,当时就倒下一片。敌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有的游击队员已趁势冲上了公路,想抢粮食。父亲一回头,突然看到后面田野里出现了鬼子骑兵,他朝王队长大喊:“后面有敌人!”王队长显然知道情况的严重性: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。他大喝一声“撤!”

大家刚刚跑进交通沟,只听前面有人喊了声:“敌人!”随即,一阵弹雨迎面倾泻而来,在子弹的呼啸声中,有两个队员中弹倒下。激战中,王树藩队长不幸中弹牺牲。这时,父亲带着几个队员向北冲,不知什么时候,一颗子弹打到

他脖子上,他只觉得身体一震,眼睛发黑,嗓子眼儿冒烟。片刻,清醒过来,再看半边衣裳已被血染红。事后才知道,这个贯通伤从颈部动脉擦边而过,几乎致命。不知什么时候,枪声稀疏了。浑身是血的父亲跳进附近村子的一段土墙,侥幸脱险。

父亲说,当年他们太渴望粮食了,所以才冒险打了一场抢夺粮食的伏击战,牺牲11人。那段往事父亲始终不能释怀,粮食是他的心病,直到临终前,父亲在病床上仍在关心国家粮食生产的情况。

时间像一群飞舞的蝴蝶,一只又一只四散飞去。今年春节,我回到冀中平原,衣食无忧的乡亲们还在说老一辈的事情。我站在村边湿漉漉的草地上远望,想象着秋天里一片一片的青纱帐成金黄色,辽阔的冀中平原漾着一片雾霭,苍茫的历史就在其中时隐时现。抗战时期那些鲜活的故事,那些关于粮食的传说,依然在平原回荡。

“长城”晚会

■韩光

腊月二十八,排长刘坚在摘星台哨所带班站哨。早饭后,白色的雪花像“蝴蝶”一样轻盈地飞满了天空,几乎眨眼之间,摘星台四周就白成了一片。摘星台是距离连队驻地最远的一个边防哨所。按计划,今天与越大的战友交接完毕后,刘坚他们便可以回连里过春节。

不过,连接哨所的纽带是一条从连队门前开出的简易路,平时就十分难走,大雪天更难。换哨的战友上不来,刘坚自然也回不去。碰巧女友春节要来连队,还说好了两人一同在连队的晚会上表演节目,可是,眼看雪在地面上越积越厚,刘坚的眉头也越拧越紧。

果然,连里来了命令,战士们还要继续守在摘星台。

“这雪要是前几天下,我会撒着欢跑它个十公里。唉!早不下,晚不下,偏偏在这个时候下!”

“可不是咋的,这雪真会添乱!”身旁的两个战士,忍不住对刘坚宣泄起不满。

刘坚定定地看着雪地,雪落到地面上便黏合在了一起,用手一撮就是一大块。如果在雪地里做点文章,说不能吊起战士们的胃口。想到这,刘坚紧皱的眉头慢慢松开了。

“别闷在屋里啦,都出来修‘长城’吧!”刘坚冲屋里喊了一嗓子,便拿了一把铁锹将地上的雪铲到路两旁,然后把大雪块切成长方形的“砖”,再搬到铲平的地面上放平。战友们这才明白过来,也都学着排长的样子干起来。

下午三四点,营房门口就立起了一条百十米长、半米多高的“长城”。等雪刚

底停下来,一个战士还别出心裁地蘸着凉水,将“长城”上的“砖块”刷了一遍。“砖”像漆了一层透明的白胶,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,甚是好客。

除夕夜里,战士们调试好“云视频”后,又在路中间燃起一堆篝火,明亮的火苗映得战士们脸庞格外生动。

“摘星台的战友们,你们好!若不是大雪封住了进山的道路,此时你们正在温暖的连队。你们辛苦啦!敬礼!”指导员的语音刚落,他身后的官兵们“唰”地抬起了右臂,整齐准确地对摘星台的战士们敬了个军礼!

此情此景,让篝火旁的战士们心里暖暖的,在还礼的时候,几个战士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。接着,连队的战友与摘星台的战士交替表演起了节目。

“摘星台的战友们,你们好!”等节目进行到一半时,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美丽姑娘出现了。“她是谁?”正当战士们互相探问时,又听她说道:“我是刘坚的女朋友童谣,也是你们未来的嫂子。”

“刘坚你辛苦啦!没有同你一起站岗,我感到非常遗憾!”童谣说得情真意切,好看的大眼睛闪着泪花,“下面,咱们俩对唱《十五的月亮》吧!”

童谣的出现,给了刘坚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虽然他俩从来没有合练过这首歌,可唱得天衣无缝。

“最艰苦的地方,总有着战士的刚强。勇士的肩头,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拜……”最后,全体官兵们合唱的《热血颂》把晚会推向了高潮。

大年初一,刘坚就带着战士清扫下山的道路,铲掉的积雪又都变成了“长城”上的“砖”。

